全梁文/卷六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全梁文　卷六

武帝（六）

卷六

武帝〈六〉

答萧颖胄书

今坐甲十万，粮用自竭，况所藉义心，一时骁发，事事相接，犹恐疑怠，若顿兵十旬，必生悔吝，童儿立异，便大事不成。今太白出西方，仗义而动，天时人谋，有何不利，处分已定，安可中息？昔武王伐纣，行逆太岁，复须待年月乎？〈□□□□□□案：张溥本有《武帝手书喻袁昂》一篇，见《梁书·袁昂传》，又见《南史》二十六，今据《江革传》编入江革文。〉

与何胤书

想恒清豫，纵情林壑，致足欢也。既内绝心战，外劳物役，以道养和，履候无爽，若邪擅美东区，山川相属，前世嘉赏，是为乐土。仆推迁簿官，自东徂西，悟言素对，用成睽阔，倾首东顾，曷日无怀，畴昔欢遇，曳裙儒肆，实欲卧游千载，畋渔百氏，一行为吏，此事遂乖。属以世道威夷，仍离屯故，投袂数千，克黜衅祸，思得瞩卷谘款，寓情古昔，夫岂不怀，事与愿谢。君清襟素托，栖寄不近，中居人世，殆同隐沦，既俯拾青组，又脱屣朱黻，但理存用舍，义贵随时，往识祸萌，实为先觉，超然独善，有识钦嗟。今者为邦，贫贱咸耻，好仁由己，幸无凝滞，比别具白，此未尽言，今遣候承音息，矫首还翰，慰其引领。〈《梁书·何胤传》，高祖霸府建，引胤为军谋祭酒，与书。〉

与诸王及吴平侯景书称周舍

弟舍立议引武王周公故事，皆曰汝从之。〈《南史》□□□□□□〉

手书与萧宝夤〈天监五年〉

谢齐建安王宝夤亡兄长沙宣武王，昔投汉中，值北寇华阳，地绝一隅，内无素畜，外绝继援，守危疏勒，计逾田单，卒能全土破敌，以弱为强，使至之日，君臣动色，左右相贺，齐明帝每念此功，未尝不辍箸咨嗟。及至张永崔慧景事，大将覆军於外，小将怀贰於内，事危累卵，势过缀旒。亡兄忠勇奋发，旋师大岘，重围累日，一鼓鱼溃，克定慧景，功逾桓文。亡弟卫尉，兄弟戮力，尽心内外，大勋不报，翻罹荼酷，百口幽执，祸害相寻。朕於齐明帝，外有龛敌之力，内尽帷幄之诚，日自三省，曾无寸咎，远身边外，亦复不免，遂遣刘山阳轻舟西上，来见掩袭，时危事迫，势不得已，所以誓众樊邓，会逾孟津，本欲翦除梅虫儿茹法珍等，以雪冤酷，拔济亲属，反身素里，属张稷、王珍国，已建大事，宝　至、子晋，屡动危机，迫乐推之心，应上天之命，事不获已，岂其始愿？所以自有天下，绝弃房室，断除滋味，正欲使四海见其本心耳。勿谓今日之位，是为可重。朕之视此，曾不如一芥，虽复崆峒之踪难追，汾阳之志何远，而今立此堰，卿当未达本意。朕於昆虫，犹不欲杀，亦何急争无用之地，战苍生之命也。正为李继伯在寿阳，侵犯边境，岁月滋甚。或攻小城小戍。或掠一村一里，若小相酬答，终无宁日，边邑争桑，吴楚连祸，所以每抑镇戍，不与校计，继伯既得如此，滥窃弥多，今修此堰，止欲以报继伯侵盗之役，既非大举，所以不复文移北土。卿幼有倜傥之心，早怀纵横之气，往日卿於石头举事，虽不克捷，亦丈夫也。今止河洛，真其时矣。虽然，为卿计者，莫若行率此众，袭据彭城，别当遣军，以相应援，得捷之後，便遣卿兄子屏侍，送卿国庙，并卿室家，及诸侄从。若方欲还北，更设奇计，恐机事一差，难复重集，勿为韩信，受困野鸡。〈《魏书·萧宝夤传》〉

答陶弘景书〈四首〉

近二卷欲少留，差不为异，纸卷是出装书，既须见前所以付耳，无正可取备於此。及欲更须细书，如论箴例，逸少迹无甚极细书，乐毅论乃微粗健，恐非真迹。太师箴小复方媚，笔力过嫩，书体乖异，二者已经至鉴，其外便无可付也。〈《道藏》本《陶隐居集》又见《道藏》龙字上《茅山志》一〉

又省别疏云，故当宜微以著赏，此既胜事，虽风训非嫌云云。然非所习，聊试略言。夫运笔邪则无芒角，执手宽则书缓弱，点　敝短则法拥肿，点　敝长则法离澌，画促则字横，画疏则形慢，拘则乏势，放又少则，纯骨无媚，纯肉无力，少墨浮涩，多墨笨钝，比并皆然，任意所之，自然之理也。若抑扬得所，趣舍无违，值笔连断，触势峰郁，扬波折节，中规合矩，分间下注，浓纤有方，肥瘦相和，骨力相称，婉婉暧暧，视之不足，棱棱凛凛，常有生气，适眼合心，便为甲科，众家可识，亦当复贯串耳，六义可工，亦当复由习耳，一闻能持，一见能记，且古且今，不无其人。大抵为论，终归是习，程邈所以能变书体，为之旧也。张芝所以能善书工，学之积也。既旧既积，方可以肆其谈。吾少来乃至不尝画甲子，无论於篇纸，老而言之，亦复何谓，正足见嗤於当今，贻笑於後代，遂有独冠之言，览之背热，隐真於是乎累真矣，此直一艺之工，非吾所谓胜事，此道心之尘，非吾所谓无欲也。〈《道藏》本《陶隐居集》，又略见《御览》七百七十八。案又见《茅山志》一。〉

省区别诸书，良有精赏，所异同所可，未知悉可否耳。给事黄门二纸为任　书，观所送　书，诸字相附，近二纸　书，体解杂，便当非　书，复当以点画波撇，论极诸家之致，此亦非可仓卒运於毫纸，且保拙守中也。许任二迹并摹者，并付反。〈《道藏》本《陶隐居集》。案又见《茅山志》一。〉

锺书乃有一卷，传以为真。意谓悉是摹学，多不足论，有两三行许，似摹微得锺体。逸少学锺的可知，近有二十许首，此外字细画短，多是锺法。今欲令人帖装，未便得付，来月有竟者，当遣送也。〈同上。案又见《道藏》翔上《华阳隐居内传》中〉

答陶弘景书

知欲徙卜，想谘请幽胜，谋及蓍龟，但迁徙之日，为当使人，为当使鬼，犹蹑蹻因地，其不灭也。〈同上。案又见《道藏》翔上《华阳隐居内传》中〉

答陶弘景进周氏冥通记书

省疏，并见周氏遗迹，真言显然，符验前诰，二三明白，益为奇特，四卷今留之，见渊文并具一二，唯增降叹。〈同上。案又见《道藏》翔下《周氏冥通记》一〉

与某书

数朝脚气转动不得，多有忧悬情也。二谢处委曲复当有情，故旧数有书问否？可复有兴也。知何时再言话报之。〈《淳化阁帖》一〉

众军行人最今封如别曹，郢州近遣樊士真领三百人，犹在渔湖，其应用行合，应有四千人，故指白，萧衍疏。〈《淳化阁帖》一〉

报侯景书〈三首〉

大夫出境，尚有所专，况始创奇谋，将建大业，理须适事而行，随方以应，卿诚心有本，何假词费。

朕与公大义已定，岂有成而相纳，败而相弃乎？今高氏有使求和。朕亦更思偃武，进退之宜，国有常制，公但清静自居，无劳虑也。

朕为万乘之主，岂可失信於一物，想公深得此心，不劳复有启也。〈□□□□□□□□〉

复邺人书

贞阳旦至，侯景夕反。〈《南史·八十侯景传》，景伪作邺人书，求以贞阳侯换景，帝复书。〉

为手书与诸军

确若不入者，宜以军法送之。〈《魏书·萧衍传》，萧确赵威，方为景所惮，乃谓衍曰，召此二人入城者，吾当解围，衍又为手书与诸军。〉

答任昉奏郊庙备六代乐

周官分乐飨祀，虞书止鸣两悬，求之於古，无宫悬之议，何事人礼缛，事神礼简也。天子袭衮，而致敬不文，观天下之物，无可以称其德者，则以少为贵矣。大合乐者，是

使六律与五声克谐，八音与万舞合节耳，岂谓致鬼神只用六代乐也？其後即言分乐序之，以祭以享，此乃晓然可明，肃则失其旨矣。推检载籍，初无郊禋宗庙。遍舞六代之文，唯明堂位曰，禘祀周公於太庙，朱干玉戚，冕而舞大武，皮弁素幘，裼而舞大夏，纳夷蛮之乐於太庙，言广鲁於天下也。夫祭尚於敬，无使乐繁礼黩。是以季氏逮暗而祭，继之以烛，有司跛倚，其为不敬大矣。他日祭，子路与焉，质明而始，晏朝而退。孔子闻之曰，谁谓由也不知礼乎？若依肃议，郊既有迎送之乐，又有登歌，各颂功德，遍以六代继之，出入方待乐终，此则乖於仲尼韪晏朝之意矣。〈《隋书·音乐志》上〉

案言大合乐者，是使六律与五声克谐，八音与舞蹈合节耳。岂谓致鬼神只用六代乐也？其後即言乃分乐而序之，以祭以享以祀，此则晓然已明，肃则失其旨矣？推检记载，初无宗庙郊禋遍舞之文，唯明堂位云，以禘礼祀周公於太庙，朱干玉戚，冕而舞大武，皮弁素幘，裼而舞大夏，纳夷蛮之乐於太庙，言广德於天下也。案所以舞大武大夏者，止欲备其文武二舞耳，非兼用六代也。夏以文受，周以武功，所以兼之，而不用濩者，濩，武舞也。周监於二代，质文乃备。纳蛮夷乐者，此明功德所须，盖止施禘祭，不及四时也。今四海之祭，而不遍舞者何？夫祭尚於敬，不欲使乐繁礼缛，故季氏逮暗而祭，日不足，继之以烛，虽有强力之容，肃敬之心，皆倦怠矣，有司跛倚以临祭，其为不敬大矣。他日祭，子路与焉，质明而始行事，晏朝而退。孔子闻之曰，谁谓由也而不知礼乎？儒者知子颓宴享，犹舞六代，不知有司跛倚，不敬已大。若依肃议用六代乐者，郊既有迎神之乐，又有登歌，各颂功德，遍以六代继之，出入方待乐终。然後罢祭者，此则乖仲尼韪晏朝之旨。若三献礼毕，即便卒事，则无劳於遍舞也。〈《通典》一百四十七〉

答南司奏免临川王宏

爰宏者兄弟私亲，免宏者王者正法，所奏可。〈《南史》五十一《临川王宏传》，宏妾弟吴法寿杀人，南司奏免宏司徒、骠骑、扬州刺史。〉

答皇太子启审降服大功行三吉

礼云，大功之末，可以冠子。父小功之末，可以冠子，嫁子取妇。已虽小功，既卒哭，可以冠取妻，下殇之小功则不可。晋代蔡谟、谢沈、丁纂、冯怀等遂云，降服大功，可以嫁女。宋代裴松之、何承天又云，女有大功之服，亦得出嫁。范坚、荀伯子等，虽复率意致难，亦未能折。太始六年，虞龢立议，大功之末，乃可取妇。於时博询，咸同

酥议。齐永明十一年，有大司马长子之丧，武帝子女，同服大功，左丞顾杲之议云，大功之末，非直皇女嫔降无疑，皇子聘纳，亦在非　亥。凡此诸议，皆是公背正文，务为通耳。徐爰、王文宪并云，期服降为大功，皆不可以婚嫁，於义乃为不乖，而又不释其义。天监十年，信安公主当出适，而有临川长子大功之惨，具论此义，粗已详悉。太子今又启，审大功之末，及下殇之小功，行婚冠嫁三吉之事。案礼所言下殇小功，本是期服，故不得有三吉之礼。况本服是期，降为大功，理当不可。人间行者，是用郑玄逆降之义。杂记云，大功之末，可以冠子嫁子。此谓本服大功，子则小功，逾月以後，於情差轻，所以许有冠嫁，此则小功之末，通得取妇。前所云大功之末，可以冠子嫁子，此则简出大功之身不得取妇，後言小功之末，可以冠子嫁子，非直子得冠嫁，亦得取妇，故有出没。婚礼国之大典，宜有画一，今宗室及外戚，不得复辄有干启，礼官不得辄为曲议，可依此以为法。〈《隋书·礼仪志》三，大同六年，皇太子启，帝云云。〉

天象论

自古以来，谈天者多矣，皆是不识天象，各随意造，家执所说，人著异见，非直毫厘之差，盖失千里之谬，戴盆而望，安能见天？譬犹宅蜗牛之角，而欲论天之广狭，怀蚌螺之壳，而欲测海之多少，此可谓不知量矣。系辞云，易有太极，是生两仪。元气已分，天地设位，清浮升乎上，沈浊居乎下，阴阳以之而变化，寒暑用此而相推，辨尊卑贵贱之道，正内外男女之宜，在天成象，三辰显曜，在地成形，五云布泽，斯昏明于昼夜，荣落于春秋，大圣之所经纶，以合三才之道，清浮之气，升而为天，天以妙气为体，广远为量，弥覆无不周，运行来往不息，一昼一夜，圜转一周，弥覆之广，莫能测其边际，运行之妙，无有见其始终。不可以度数而知，不可以形象而譬，此天之大体也。沈浊之气，下凝为地，地以土水为质，广厚为体，边际远近，亦不可知，质常安伏，寂而不动，山岳水海，育载万物，此地之大体。天地之间，别有升降之气，资始资生，以成万物，易曰，大哉乾元，万物资始。至哉坤元，万物资生。资始之气，能始万物，一动一静，或此乃天之别用，非即天之妙体。资生之气，能生万物，一翕一辟，或此亦地之别用，非即地之妙体。四大海之外，有金刚山，一名铁围山，金刚山北，又有黑山，日月循山而转，周回四口，一昼一夜，围绕环匝，於南则见，在北则隐，冬则阳降而下，夏则阳升而高，高则日长，下则日短，寒暑昏明，皆由此作。夏则阳升，故日高，而出山之道远，冬则阳降，故日下，而出山之道促？出山远，故日长，出山促，故日短。二分则合高下之中，故半隐半见，所以昼夜均等，无有长短。日照於南，故南方之气燠，日隐在北，故北方之气寒。南方所以常温者，冬日近南而下，故虽冬而犹温，夏日近北而高，故虽夏犹不热。北方所以常寒者，日行绕黑山之北，黑山之南，日光常自不照，

积阴所聚，熏气远而不及，无冬无夏，所以常寒，故北风则寒，南风则远。一岁之中，则日夏升而冬降，一日一夜，则昼见而夜隐。黑山之峰，正当北南，故夏日虽高而不能逾，至寅而见，至戌而隐，春秋分则居高下之中，朝至金刚山之外，虽与山平，而去山犹远，故为金刚所障，日未能出，须至中然後乃见。西方亦复如是，冬则转夏，所隐亦多，朝至於辰，则出金刚之上，夕至於申，则入金刚之西，四面略齐，黑山在北，当北弥峻，东西连峰，近前转下，所以日在北而隐，在南而见。夫人目所望，至远则极，二山虽有高下，固不能掩三辰之体，理系阴阳。或升或降，随时而动，至於天气清妙，无所不同，虽自运动无端，日月星辰，迟疾各异，晷度多不系乎天，金刚自近天之南，黑山则近天之北极，虽於金刚为偏，而於南北为心。〈《开元占经》一〉

）月体不全光。星亦自有光，非受命於日。若是日曜月所以成光，去日远则光全，去日近则光缺。五星行度，亦去日远近，五星安得不盈缺？当知不然。太阴之精，自有光景，但异於太阳，不得浑赫，星月及日体质皆圆，非如圆镜，当如丸矣。〈《开元占经》一〉

舆驾东行记

有覆船山，酒罂山，南次高骊山。《传》云：昔有高骊国女来东海，神乘船致酒，礼聘之，女不肯。海神拨船覆酒，流入曲阿，故曲阿酒美也。〈□□□□□□□□〉

立神明成佛义记

夫涉行本乎立信，信立由乎正解，解正则外邪莫扰，信立则内识无疑。然信解所依，其宗有在，何者？愿神明以不断为精，精神必归妙果，妙果体极常住，精神不免无常，无常者，前灭後生，刹那不住者也。若心用心於攀缘，前识必异後者，斯则与境俱往，谁成佛乎？经云，心为正因，终成佛果。又言，若无明转，则变成明。案此经意，理如可求，何者？夫心为用本，本一而用殊，殊用自有兴废，一本之性不移。一本者，即无明神明也。寻无明之称，非太虚之目，土石无情，岂无明之谓？故知识虑应明，体不免惑，惑虑不知，故曰无明。而无明体上，有生有灭，生灭是其异用，无明心义不改，将恐见其用异，便谓心随境灭，故继无明名下，加以住地之目，此显无明即是神明，性不迁也。何以知然？如前心作无闻重恶，後识起非想妙善，善恶之理大悬，而前後相去甚迥，斯用果无一本，安得如此相续？是知前恶自灭，惑识不侈，後善虽生，暗心莫改。故经言若与烦恼诸结俱者，名为无明，若与一切善法俱者，名之为明。岂非心识性一，

随缘异乎？故知生灭迁变，酬於往因，善恶交谢，生乎现境，而心为其本，未曾异矣。以其用本不断，故成佛之理皎然，随境迁谢，故生死可尽明矣。〈《弘明集》九〉

注解大品经序

机事未形，六画得其悔吝，玄象既运，九章测其盈虚，斯则鬼神不能隐其情状，阴阳不能遁其变通。至如摩诃般若波罗密者，洞达无底，虚豁无边，心行处灭，言语道断，不可以数术求，不可以意识知，非三明所能照，非四辩所能论，此乃菩萨之正行，道场之直路，还源之真法，出要之上首，本来不然，毕竟空寂，寄大不能显其博，名慧不能庶其用，假度不能机其通，借岸不能穷其实，若谈一相，事绝百非，补处默然，等觉息行，始乃可谓无德而称，以无名相，作名相说，导涉求之意，开新发之眼，故有般若之字，彼岸之号。顷者学徒，罕有尊重。或时闻听，不得经味，帝释诚言，信而有徵，此实贤众之百虑，菩萨之魔事，故唱愈高，和愈寡，知愈希，道愈贵，致使正经沈匿於世，实由虚己情少，怀疑者多，虚己少，则是我之见深，怀疑多，则横构之虑繁。然则虽繁虑纷纭，不出四种，一谓此经非是究竟，多引涅槃以为硕诀。二谓此经未是会三，咸诵法华，以为盛难。三谓此经三乘通教，所说般若，即声闻法。四谓此经是阶级行，於渐教中，第二时说，旧义如斯，乃无是非。较略四意，粗言所怀，涅槃是显其果德，般若是明其因行，显果则以常住佛性为本，明因则以无生中道为宗，以四谛言说，是涅槃，是般若，以第一义谛言说，岂可复得谈其优劣？法华会三以归一，则三遣而一存，一存未免乎相，故以万善为乘体。般若即三而不三，则三遣而一亡。然无法之可得，故以无生为乘体，无生绝於戏论，竟何三之可会。所谓百花异色，其成一阴，万法殊相，同入般若，言三乘通教，多执二文，今复开五意，以增所疑，一，声闻若智若断，皆是菩萨无生法忍。二，三乘学道，宜闻般若。三，乘同学般若，俱成菩提。四，三乘欲住欲证，不离是忍。五，罗汉辟支，从般若生。於此五义，不善分别，坚著三乘，教同一门，遂令朱紫其色，珉玉等价。若明察此说，深求经旨，连环既解，弄丸自息。谓第二时，是亦不然。人心不同，皆如其面，根性差别，复过於此，非可局以一教，限以五时。般若无生，非去来相，岂可以数量拘？宁可以次第求？始於道树，终於双林，初中後时，常说智慧，复何可得，名为渐教。释论言，须菩提闻法华经中说，於佛所作少功德，乃至戏笑，渐渐必当作佛。又闻阿乃跋致品中，有退不退，又复闻声闻人皆当作佛。是故今问为毕定。为不毕定，以此而言，去之弥远、夫学出离，非求语言，应定观道，以正宗致，三乘不分，休何义说。相与无相，有如水火，二性相违，岂得共贯？虽一切圣人，以无为法。三乘入空，其行各异，声闻以坏缘观，观生灭空，缘觉以因缘观，观法性空，菩萨以无生观，观毕竟空。此则淄渑殊味，泾渭分流，非可以口胜，非可以力争。欲及

弱丧，去斯何适？值大宝而不取，遇深经而不求，亦何异穷子反走於宅中，独姥掩目於道上，此乃惑行之常性，迷途之恒心。但好龙而观画，爱象而玩迹，荆山可为流恸，法水所以大悲，经譬兔马，论喻鹿犀，俱以一象，配成三兽，用渡河以测境，因围鹿以验智，格得空之浅深，量相心之厚薄，悬镜在前，无待耳识，离娄既睇，岂劳相者。若无不思议之理，岂有不思议之事？放瑞光於三千，集奇莲於十方，变金色於大地，严华台於虚空，表舌相之不虚，证般若之真实，所以龙树、道安、童寿、慧远，咸以大权应世，或以殆庶救时，莫不服膺上法，如说修行。况於细人，可离斯哉？此经东渐，二百五十有八载，始於魏甘露五年，至自于阗，叔兰开源，弥天导江，鸠摩罗什，澍以甘泉，三译五校，可谓详矣。龙树菩萨，著大智论，训解斯经，义旨周备，此实如意之宝藏，智慧之沧海。但其文远旷，每怯近情。朕以听览馀日，集名僧二十人，与天保寺法宠等，详其去取；灵根寺慧令等，兼以笔功，探采释论，以注经本，略其多解，取其要释；此外或捃关河旧义。或依先达故语，时复间出，以相显发。若章门未开，义势深重，则参怀同事，广其所见，使质而不简，文而不繁，庶令学者有过半之思。讲般若经者，多说五时，一往听受，似有条理，重更研求，多不相符。唯仁王般若，具书名部，世既以为疑经，今则置而不论。僧睿《小品序》云，斯经正文。凡有四种，是佛异时适化之说，多者十万偈，少者六百偈，略出四种，而不列名。释论言般若部党，有多有少，光赞放光道行，止举三名，复不满四。此士别有一卷，谓为《金刚般若》，欲以配数，可得为五。既不具得经名，复不悉时之前後，若以臆断，易致讥嫌，此非义要，请俟多闻。今注大品，自有五段，非彼所言五时般若，劝说以不住标其始，命说以无教通其道，愿说以无得显其行，信说以甚深叹其法，广说以不尽要其终，中品所以累教，未章所以三属，义备後释，不复详言。设乃时旷正教，处无法名，犹且苦辛草泽，经历险远，翘心逖听，澍意希夷，冀迟玄应，想像空声，轻生以重半偈，卖身以尊一言，甘歃血而不疑，欣出髓而无吝，况复龙宫神珠，宝台金牒，难得之货，难闻之法，遍布塔寺，充牣目前，岂可不伏心受持，虚怀钻仰，使佛种相续，菩提不断，知恩反覆，更无他道。方以雪山，匹以香城，宁得同日语其优劣？率书所得，惧增来过，明达後进，幸依法行。〈《释藏》迹八〉

宝亮法师涅槃义疏序

非言无以寄言，言即无言之累，累言则可以息言，言息则诸见竞起，所以如来乘本愿以托生，现慈力以应化，离文字以设教，忘心相以通道，欲使珉玉异价，泾渭分流，制六师而正四倒，反八邪而归一味，折世智之角，杜异人之口，导求珠之心，开观像之目，救灼烧於火宅，拯沈溺於浪海，故法雨降而焦种受荣，慧日升而长夜蒙晓，发迦叶

之悱愤，吐真实之诚言，虽复二施等於前，五大陈於後，三十四问，参差异辩，方便劝引，各随意答，举要论经，不出两途，佛性开其本有之源，涅槃明其归极之宗，非因非果，不起不作，义高万善，事绝百非，空空不能测其真际，玄玄不能穷其妙门，自非德均平等，心合无生，金墙玉室，岂易入哉！有青州沙门释宝亮者，气调爽拔，神用俊举，少贞苦节，长安法忍，耆年愈笃，《齿兒》齿不衰，流通先觉，孳孳如也。後进晚生，莫不依仰，以天监八年五月八日敕亮撰大涅槃义疏，以九月二十日讫，光表微言，赞扬正道，连环既解，疑网云除，条流明悉，可得略言。朕从容暇日，将欲览焉，聊书数行，以为记别云尔。〈《高僧传》八，《艺文类聚》七十七，《广弘明集》二十。〉

连珠

盖闻水镜不以妍蚩殊照，芝兰宁为贵贱异芳。是以弘道归於兼济，至德由乎两忘。

盖闻一眚不足以掩德，五刑非可以妄加。是以径寸之珍，有时而　，盈尺之宝，不能无瑕。

盖闻理渐其萌，岂须拔岳之力，物有易伤，不待凌云之缴。是以微照积而山飘，虚弦动而隼落。〈《艺文类聚》五十七〉

赐到溉连珠

研磨墨以腾文，笔飞毫以书信，如飞蛾之赴火，岂焚身之可吝，必耄年其已及，可假之於少苶。〈《梁书·到溉传》〉

凡百箴

凡百众庶，尔其听之。事无大小，先当孰思。思之不孰，致成反覆。其心不定，不可施令。是曰乱常，是曰败政。弗止辱身，亦丧厥命。惟慈惟恕，惟孝惟敬。严惟率下，直惟厥正。如彼互乡，如彼暴虎。家声不建，有忝尔祖。思之既孰，决意而行。临难必勇，见义忘生。门有贤良，家有忠贞，勿恃尔尊，骄慢淫昏。勿谓尔贵，长夜荒醉。日不恒中，月盈则亏。崇山落峰，高树折枝。履邪念正，居安思危。莫言尔贱，而不受命。君子小人，本无定性。莫言人微，而以自轻。张他为卒，李衡为兵。忠信孝友，皆以扬名。有黄叔度，父牛医者。声高海内，名重天下。伊尹负鼎，太公屠肉。甯戚饭牛，傅

说版筑。皆王霸师，世受爵禄。诫尔凡百，勿戾勿昏。人无贵贱，道在则尊。余重告尔，莫自卑抑，克家栋梁，唯斯为吉。水清照净，表直影端，近取诸身，无假远观。猗与哲人，勿谓斯难。〈□□□□□□□又略见《艺文类聚》二十三〉

砚铭

音模德写心圆墨假〈《艺文类聚》五十八〉

论萧子云书

笔力劲骏，心手相应，巧逾杜度，美过崔实，当与元常，并驱争先。〈《梁书·萧子云传》〉

观钟繇书法

子敬不迨逸少，逸少不迨元常。学子敬者，如画虎也。学元常者，比画龙也。〈《御览》七百四十八〉

草书状

蔡邕云：昔秦之时，诸侯争长，简檄相传，望锋走驿，以篆隶之难，不能救速，遂作赴急之书，盖今草书是也。杜氏之变隶，亦由程氏之改篆，其先出自杜氏，以张为祖，以卫为父，索范者、伯叔也。二王父子、可为兄弟，薄为庶息，羊为仆隶，目而叙之，亦不失仓公观鸟迹之措意邪。但体有疏密，意有倜傥。或有飞走流注之势，惊疏峭绝之气，滔滔闲雅之容，卓荦调宕之志，百体千形，而呈其巧，岂可一概而论哉？皆古英儒之撮拨，岂群小皂吏所能为？因为之状曰，疾若惊蛇之失道，迟若绿水之徘徊，缓则鸮行，急则鹊厉，抽如雉啄，点如兔掷。乍驻乍引，任意所为。或粗或细，随态运奇，云集水散，风回电驰，及其成也，粗而有筋，似蒲萄之蔓延，女萝之繁萦，泽蛇之相绞，山熊之对争，若举翅而不飞，欲走而还停，状云山之有玄玉，河汉之有列星。厥体难穷，其类多容，婀娜如削弱柳，耸拔如袅长松，婆娑而飞舞凤，宛转而起蟠龙。纵横如结，缠绵如绳，流离似绣，磊落如陵。炜炜烨烨，奕奕翩翩，或卧而似倒，或立而似颠，斜而复止，断而还连，若白水之游群鱼，丛林之挂腾　　，状众兽之逸原陆，飞鸟之戏晴天，象乌云之罩恒岳，紫雾之出衡山，巉岩若岭，脉脉如泉，文不谢於波澜，义不愧於深渊，

传志意於君子，报款曲於人间，盖略言其梗概，未足称其要妙焉。〈《古文苑》〉

观锺繇书法十二意

平、〈谓横也。〉直、〈谓纵也。〉均、〈谓间也。〉密、〈谓际也。〉锋、〈谓端也。〉力、〈谓体也。〉轻、〈谓屈也。〉决、〈谓牵掣也。〉补、〈谓不足也。〉损、〈谓有馀也。〉巧、〈谓布置也。〉称、谓大小也。

字外之奇，文所不书。世之学者宗二王，元常逸迹，曾不睥睨，羲之有过人之论，後生遂尔雷同，元常谓之古肥，子敬谓之今瘦，今古既殊，肥瘦颇反，如自省览，有异众说。张芝、锺繇，巧趣精细，殆同机神，肥瘦古今，岂易致意？真迹虽少，可得而推。逸少至学锺书，势巧形密，及其独运，意疏字缓，譬犹楚音昔夏，不能无楚，过言不悒，未为笃论。又子敬之不迨逸少，犹逸少之不迨元常，学子敬者，如画虎也。学元常者，如画龙也。余虽不习，偶见其理，不习而言，必慕之欤。聊复自记，以补其阙，非欲明解，强以示物也。傥有均思，思盈半矣。〈张彦远《法书要录》〉

菩提达摩大师碑

为玉毡久灰，金言未剖，誓传法印，化人天竺。及乎杖锡来梁，说无说法，如暗室之扬炬，若明月之开云，声振华夏，道迈古今，帝后闻名，钦若昊天。

嗟乎，见之不见，逢之不逢，今之古之，悔之恨之。朕虽一介凡夫，敢师之於後。〈《传法正宗记》，达摩于普通八年、由天竺至梁，与武帝语，机缘不契去梁，渡江，北止嵩山少林寺，至大通二年，魏以其丧告，帝追慕为碑。〉

即位告天文

皇帝臣衍，敢用玄牡，昭告於皇天后帝。齐氏以历运斯既，否终则亨，钦若天应，以命於衍。夫任是司牧，惟能是授，天命不于常，帝王非一族，唐谢虞受，汉替魏升，爰及晋、宋，宪章在昔，咸以君德驭四海，元功子万姓，故能大庇氓黎，光宅区宇。齐代云季，世主昏凶，狡焉群慝，是崇是长，肆厥奸回暴乱，以播虐於我有邦，俾溥天惴惴，将坠於深壑，九服八荒之内，连率岳牧之君，蹶角顿颡，匡救无术，卧薪待然，援天靡诉。衍投袂星言，摧锋万里，厉其挂冠之情，用拯兆民之切，衔胆誓众，履锐屠坚，

建立人主，克翦昏乱，遂因时来，宰司邦国，济民康世，实有厥劳，而晷纬呈祥，川岳效祉，朝夕　牧，日月郊畿，代终之符既显，革运之期已萃，殊俗百蛮，重译献款，人神远迩，罔不和会。於是群公卿士，咸致厥诚，并以皇乾降命，难以谦拒，齐帝脱屣万邦，授以神器，衍自惟匪德，辞不获许，仰迫上玄之眷，俯惟亿兆之心，宸极不可久旷，民神不可乏主，遂藉乐推，膺此嘉祚，以兹寡薄，临御万方，顾求夙志，永言祗惕，敬简元辰，恭兹大礼，升坛受禅，告类上帝，克播休祉，以弘盛烈，式传厥後，用永保於我有梁，惟明灵是飨。〈《梁书·武帝纪》中，又见《南史》六。〉

舍道事佛疏文

天监三年四月八日，梁国皇帝兰陵萧衍稽首和南，十方诸佛、十方尊法、十方菩萨僧。伏见经文玄义，理必须诠，云发菩提心者，即是佛心，其馀诸善，不得为喻。能使众生出三界之苦门，入无为之胜路，标空察理，渊玄微妙，就义立谈，因用致显。故如来漏尽，智凝成觉，至道通机，德圆取圣，发慧炬以照迷，镜法流以澄垢，启瑞迹於天中，烁灵仪於像外，度众生於苦海，引含识於涅槃，登常乐之高山，出爱河之深际，言乖四句，语绝百非，应迹娑婆，示生净饭，王宫诞相，步三界而为尊，道树成光，普大千而流照。但以此土根情浅薄，好生厌怠，自期二月，当至双林，亦是湛说圆常，且复潜辉鹤树，闍王灭罪，婆薮除殃，若不逢遇大圣法王，谁能救接？在迹虽隐，其道无亏。弟子经迟迷荒，耽事老子，历叶相承，染此邪法，习因善发，弃迷知返，今舍旧医，归凭正觉，愿使未来世中，童男出家，广弘经教，化度众生，共取成佛。入诸地狱，普济群萌，宁可在正法中，长沦恶道，不乐依老子教，暂得生天，涉大乘心，离二乘念，正愿诸佛菩萨摄受。萧衍和南。〈《释藏》陪八《辨正论》八，又驾八，《广弘明集》四。〉

金刚般若忏文

菩萨戒弟子皇帝稽首和南，十方诸佛，无量尊法，一切贤圣，如来，以四十年中所说般若，本末次第，略有五时，大品小品，枝条分散，仁王天王，宗源派别，金刚道行，随义制名，须真法才，以人标题。虽复前说後说，应现不同，至理至言，其归一揆，莫非无相妙法，悉是智慧深经，以有取之，既为殊失，就无求也。弥见深乖，义异去求，道非内外，遣之又遣之，不能得其真，空之以空之，未足明其妙，真俗同弃，本迹俱冥，得之於心，然後为法。是以无言童子，妙得不言之妙，不说菩萨，深见无说之深。弟子习学空无，修行智慧，早穷尊道，克己行法，方欲以家刑国，自近及远，一念之善，千

里斯应，一心之力，万国皆欢，恒沙众生，皆为法侣，微尘世界，悉是道场。今谨於某处建如干僧如干日金刚般若忏，现前大众，至心敬礼释迦牟尼佛，金刚般若，礼长老须菩提，愿诸佛菩萨，以般若因缘，同时集会，哀怜万品，护念群生，引入慧流，同归佛海，得金刚之妙宝，见金牒之深经，顶戴奉持，终不舍离，逮得己利，尽诸有结，心得自在，无复尘劳，稽首敬礼，常住三宝。〈《释藏》策六，《广弘明集》二十八下。〉

摩诃般若忏文

菩萨戒弟子皇帝稽首和南，十方诸佛，及无量尊法，一切贤圣。观夫常乐我净，盖真常之妙本，无常苦空，乃世相之累法，而苦乐殊见，分别之路兴，真俗异名，计著之情反，颠倒我人之所，弥见愚痴，取舍有无之间，转成专附。岂知妙道无相，至理绝言，实法惟一，真如不二，诸佛以慈悲之力，开方便之门，教之以遣荡，示之以冥灭，百非俱弃，四句皆亡。然後无复尘劳，解脱清净。但般若之说，唯有五时，而智慧之旨，终归一趣，莫非第一义谛，悉是无上法门。弟子颇学空无，深知虚假，王领四海，不以万乘为尊，摄受兆民，弥觉万几成累，每时丕显，嗟三有之洞然，终日乾乾，叹四生之俱溺，常顾以智慧灯，照朗世间，般若舟航，济渡凡识。今谨於某处建如干僧如干日大品忏，现前大众，至心敬礼慧命须菩提，愿诸众生，离染著相，回向法喜，安住禅悦，同到香城，共见宝台，般若识诸法之无相，见自性之恒空，无生法忍，自然具足，稽首敬礼，常住三宝。〈《释藏》第六，《广弘明集》二十八下。〉

上一卷

下一卷

全梁文

此南北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